



文化观澜



数字版画《天安门》 韩桂田、李响 2023年

版画视角下的北京中轴线

穿行于中轴线上的烟火人间,竟觉得画中的历史似乎并未定格在过去,而是绵延流淌至今。这或许就是中轴线的独特魅力,对于北京这座“理想之城”而言,古韵犹在,未来已来。

《伦敦新闻画报》中的铜版画《同治皇帝庄重的祭天仪式》里,同样是冬至圜丘祭天,人物的神态细节更为丰满,传达出感念天恩、祈愿天下安宁的庄严情感;而铜版画《皇帝在先农坛亲耕》、木刻版画《亲耕》与石印版画《谕祭先农》等作品,则从不同视角刻画了每年仲春时节,皇帝赴先农坛扶犁亲耕的场景,画面中的先农坛彩旗招展,远处,是皇帝亲耕后民间演戏庆祝、祈愿来年五谷丰登的情景……敬天、尊祖、重农,对祖先的敬重追溯,对天下社稷的责任愿都在各种礼制建筑的祭祀活动中得到传承。

除了祭祀仪式,此次展出的中西方版画作品还从更多角度呈现着丰富的皇家的政治与文化生活。在木刻版画《大朝会之图》中,清朝百官朝见天子的场景描绘得细致生动;长卷木刻版画《康熙万寿盛典图》则为庆贺康熙皇帝六旬寿辰而作,详尽描绘京城内外官员、百姓自北京西郊畅春园至皇宫神武门张灯结彩、迎銮呼祝的盛大场面;而杨柳青的彩色木版年画《清廷元旦朝贺》则描绘了元旦这一天清晨,官员们在大门前下轿,准备入宫参加大朝典礼的情景;《乾清宫千叟宴》等画作则将清代帝王宴请千余名老人时,觥筹交错的席间情形复现于观众面前。

庆典主题的画作尽显皇家之煌赫,而关于外邦来朝的盛况记载,更是中西文化交流碰撞的有力佐证。如果说《紫禁城中的觐见》《除日保和殿宴外藩蒙古》《同治皇帝接见使臣》等画作如实描绘了清朝皇帝接见蒙古王公以及国外使臣的情形,那么《午门前的阅兵》《遥望北京》等画作,则是并未亲临北京的版画家凭借其他文献或他人讲述,辅以想象绘制而成。画作里的午门、清兵以及中轴线两侧的建筑景观,与真实情形并不完全吻合,却反映出中轴线所代表的中华文明内涵,对于西方世界的辐射与影响力。中轴线上的辉煌,吸引着世界的目光遥遥相望……

穿行,在中轴线里的烟火人间

当人们正震撼于那可望而不可即的盛大恢宏之时,展览温柔地提醒观众,中轴线的的光芒当然不是皇家与贵族的专属。在北京中轴线7个世纪的变迁中,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从来都是“理想城市”的生命力所在。

且看,轴线上的市井百态向我们展开。这里,有属于他们的节庆与欢腾——石印版画《别岁》里,百姓们在岁末宴饮辞旧,与好友把酒畅谈;正阳门、崇文门外,《元日赏灯》中人物众多,流光溢彩,重现了清朝北京市民的“花市灯如昼”。

这里,更有古都北京繁荣的经济与商业生活——灯笼店、戏楼、造纸坊、拍卖行、中药铺,商贾行人,生意往来,都被刻绘于版画之上。穿行于中轴线上的烟火人间,竟觉得画中的历史似乎并未定格在过去,而是绵延流淌至今。这或许就是中轴线的独特魅力,封建王朝的落幕并没有中断它所承载的城市功能与文化意义,而是被赋予了全新的生命。新中国成立后,天安门广场及建筑群延续了中轴线均衡对称的理念,画面图案《天安门广场上各族人民大团结》刻画了各族人民群众齐聚天安门广场的新中国气象。而中央美术学院版画系师生近年来创作的数字版画则描绘着今天的中轴线风貌——这里依然有着晨钟暮鼓的诗意,地安门的月光,而当我们向更远处眺望,鼓楼楼北,是鸟巢、水立方、奥林匹克森林公园一系列建筑群,永定门向南,有联通世界的北京大兴国际机场,对于北京这座“理想之城”而言,古韵犹在,未来已来。

展至尾声,观众意犹未尽,大家或是翻阅着展览提供的画册与书本,或是用智能互动装置制作版画,刻绘属于自己的北京印象。此刻,人们心中对于文明的记忆与期许,充盈在这座新落成的北京副中心建筑里,中轴线的烟火与辉煌,正向着未来绵延生长……



《景山附近的街道》,杨柳青木版年画,清代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 范语晨

“这个是太和殿,这个是鼓楼,这个是永定门……”“原来,以前的北京城也这么美,这么热闹!”

盛夏的一日下午,走进位于北京市通州区大运河畔的北京城市图书馆,“版画中轴:首都图书馆珍藏版画典籍展”展区内,一条50米的“中轴长廊”正吸引着观众的目光。一块块镌刻着数字版画的透明立面屏,串联起北京中轴线上的核心建筑,一些孩子穿行其间,好奇地讨论着他们生长于斯的这座城市。

而数日前从印度新德里传来的喜讯,更增添了观展者的兴致——7月27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46届世界遗产大会通过决议,将“北京中轴线——中国理想都城秩序的杰作”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历时12年的中轴线“申遗”努力,终获成功。

关于中轴线的历史,以及那些世界闻名的标志性建筑,人们已不陌生。然而,当驻足观赏展出的198幅来自不同国家、不同年代的版画作品时,依然感受到了心灵震撼——艺术对历史细节的记录别具魅力,走进这条文明轴线上的故事与光芒中,眼前耳边,是古老的理想,是盛典与礼乐,是不息的烟火与活力……

回看,古人构画都市的理想

清华大学国家遗产中心主任吕丹曾曾说:“北京中轴线”是逾7个世纪城市历史遗存不断累积叠压的结果,体现出中国传统都城轴线规划理念的持久生命力。”置身展厅之中,能够回看累积层叠的历史徐徐展开。虽然展览重在展现定格于版画艺术中的一个中轴点,但在策展思路上却没有忽略中轴线整体的历史形成与精神内核。在第一个主题单元中,展览便巧妙地将历代北京地图、文献记载与相关的版画作品结合起来,按照时间顺序次第呈现。

于是,伴着展览中《周礼句解》(明刊本)、《礼记疏》(清刊本)中记载着城市建设的书页书影,中国古人构画建造城市的最初理想一点点清晰起来。“匠人营国,方九里,

旁三门……左祖,右社,面朝,后市。”原来,早在《周礼·考工记·匠人》中,如何营建都城就已经有了十分清晰的规划——国之都城应为方形,面向南,左边是祖庙,右边为社稷坛。君王所居的内城,应有颁布法令之地,有履行册命、举行庆典之所。由此,以皇城为中心,包含中轴结构的都城蓝图已奠定。

前有北魏洛阳城,后有唐朝长安城、北宋汴京城,那么符合古人理想的北京城何时初现雏形?南宋陈元靓编著的《群书类要事林广记》中一张珍贵的地图给了我们答案。眼前这张《金中都皇城图》乃金贞元元年,海陵王迁都燕京时营建都城的图样。此时的金中都,在辽南京旧城的基础上向东、南、西三面扩展,形成了北京的第一条中轴线,南起丰宜门,北达通玄门。而到了元至元四年,元世祖忽必烈下令在金中都大宫一带另建新城,在《元宫城图》里,已经能依稀看到今日北京的城市“筋骨”。沿着历史的轨道继续前进,可以看到,明代《北京城宫殿之图》里新建了角楼与钟鼓楼,今天北起钟鼓楼南至永定门的中轴线至此已成型,而清朝的木刻版画《社稷坛》《天安门颁诏》,石印版画《天坛肃仰》,西方的铜版画《正阳门外大街》《故宫午门》等则见证着中轴线建筑群落日臻完备……

北京城,终于成为《周礼》中理想都城集大成的范本。而最早只是城市布局或建筑形态白描的版画作品,也逐渐加入更多的人物与颜色,令观众迫不及待走进历史记忆的更深处……

重现,辉煌盛典与文明的碰撞

画面上,三层坛面平整肃穆。圆形的圜丘之上已搭设幔次,五供的祭座已就位,皇帝正在第二层坛面上进行祭拜。

这幅名为《皇帝在天坛祭天》的彩色铜版画,收录在美国1883年出版的《中国总论》中。17至19世纪,随着西方传教士、使团以及欧洲各大报社派驻的新闻记者接踵往返中国,留下了一批记录北京城的版画。其中,皇家的祭祀典礼成为画作的重要主题。而如今得以从版画作品中一览这些庄严有序的场景,让观众对中轴线承载的中华礼制文明多了几分实感——

吴重生

由张超楠所著的玄幻小说《灼古记》,最先吸引我的是它的书名。“灼古”为何意?张超楠通过书名,为读者设置了一个有趣的悬念。

在了解作者的履历后,她创作本书的初衷也就不难理解了。张超楠对时空的兴趣来源于上大学时对物理知识的涉猎。而在研究生学习国际汉语期间,因需要面对西语学生进行汉语教学,她开始琢磨如何用通俗易懂的方法使外语学生理解博大精深的汉语。当她进入大学任教,在课堂上进行古诗文教学时,她再次感受到汉字文化的流变与深厚意义。于是,她萌发了这样一个念头:如果以故事的方式将深奥的圣贤语言演绎出来,会不会更能激发学生对于国学更深厚的热爱?

打开《灼古记》后,奇巧的故事果然引人入胜,其鲜明的艺术特色更加值得细细品味——《灼古记》全书共九回,层层递进,构思之巧让人如进古之豪门大族的宅第,一进又一进,每一进都别有洞天。她大胆地设置悬念,故事的构思如天马行空、思接千载、视通万里,一梦接一梦的时空交互,意象纷呈。

《灼古记》的语言风格颇似清末民初的小说,语言之奇,虽半文半白,却生动得令人阅读起来畅快淋漓,如跃入清末四大谴责小说之一的《老残游记》。又有不同,《老残游记》以江湖郎中老

线的游历为线索,串联起晚清社会的一幅幅众生相,而《灼古记》则是一场虽梦幻、远离浮华的时空游记,既古朴又具有青春气息,体现了作者娴熟驾驭语言、创造语言的能力。

并且,《灼古记》处处暗藏玄机,其中的人物名字、故事情节,均有出处,均有所指。人间、仙界、地府,各式人物交替登场,她不惜笔墨塑造这些人物和故事情节,为的是说明一个道理,引出一段典故,温习一篇古文,引领读者在阅读中明事理。

此外,《灼古记》小到对一棵树形状的描述,大到对一个故事场面的铺陈,都体现了她举重若轻的叙事能力。全书以一场跨越时空与虚实内外的游历为主线,以依次登场的各色人物为辅助,主线清晰如树之主干,辅线纵横如宋之织锦,华丽而不杂乱,可谓笔笔有交代,句句有缘由。

在张超楠的笔下,批批树有灵,古书有灵,一草一木,一砖一瓦,皆有生命。古人和今人可以对话,人和树能够共情,人与鸟兽可以私语,在她充满感情的语言里,展现了她的宇宙观、时空观、生命观。且一章一回各成一体,情节贯通古今,诗词有古风之韵,对先贤的敬畏之情溢于整部作品。屈原、孔子、老子、班固、苏轼等先贤接连登场,先贤们的作品、道德情操和人格魅力,一一呈现在字里行间。

可以说,张超楠用小说的表现形式上了一

堂生动的国学课,是她的贡献,亦是对当代玄幻小说题材的一次突破和贡献。小说中,主人公突破了时空、现实的局限,在跨越上千万的岁月中游历,穿梭于圣贤譬喻与史实之间,实现了古道之上的游学。比起空洞的说教,更能激发了青年学生学古文的兴趣和热情。

在著名作家张抗抗为本书写的推荐语中,她写道:“年轻人热衷于学古文,希望能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和智慧,是难能可贵的。《灼古记》的作者张超楠大胆虚构了章回体小说人物三危,自由穿梭于虚实古今之间,游历于古圣贤时代,以梦幻意境打破了时空的束缚,创造了具象且真实的与古圣贤的一次次精神对话……”或许,对于读者而言,这部小说也是一次与古圣贤精神对话的桥梁。

《灼古记》是张超楠的处女作,她为自己取了笔名“似子楠”。似,可以理解为法度和典范。古籍中的“三仪”指天、地、人。而世人皆知楠木因纹理细密,质地坚硬,富有香味且不易腐而为木中珍品。我想,如果将《灼古记》比作一棵楠树,那么,书中的每一个文字都是楠树上的一片叶子,闪发出青翠的光泽,昭示着生命的蓬勃。

(作者系浙江外国语学院教授、文化和旅游学院学术院长,浙江传媒学院特聘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武汉轻工大学硕士研究生导师。)

女性故事总是反映着时代的脉动……边界。而回顾百花奖的历史,银幕上的角色,再一次拓宽了电影多元表达的这次百花奖一众精彩影片中的女性角色……



李咏瑾

8月4日,第37届大众电影百花奖颁奖典礼在成都举行。回顾本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流光溢彩的影展与各奖项的激烈角逐,我们看到了电影里越来越丰富的女性表达,也看到了女性为电影注入的更加坚韧的力量。

本届大众电影百花奖获得全国广大电影观众积极参与,再创历史新高投出3644万张选票,脱颖而出的五部最佳影片中,女性形象依旧耀眼。张艺谋导演的新作《第二十条》中,马丽、高叶、赵丽颖等一众实力派女演员构筑起了复杂的女性各阶层群像,并且为此类严肃题材的生活化演绎提供了情绪极其丰富的表演张力。而最终马丽和赵丽颖也凭借电影《第二十条》中的精彩演绎,分获最佳女主角和最佳女配角。

而将目光投向这次百花奖一众精彩影片中的女性角色,便不难发现,她们再一次拓宽了电影多元表达的边界。《志愿军:雄兵出击》中海清所饰演的林巧稚那份越众而出的慈悲,《万里归途》中殷桃饰演的白嫫在异国战乱的满目疮痍中的坚韧都让人印象深刻;《封神第一部:朝歌风云》中娜然所饰演的狐妖妲己,天然地有着“封神IP”的古典魔幻魅力加持,新人演员亦完成得可圈可点;而在现象级的女性最佳表演中,秦岚在《热辣滚烫》的贾玲获得最佳导演和最佳女主角双提名。我们不能简单地认为这是观众对贾玲导演能力以及表演能力的简单褒奖——其减肥过百的执导和表演方式,作为一场饱含主创情感与自我意识投射的影像行为试验,“这一过程,本身就充满女性主义的隐喻及魅力”。

回顾百花奖的历史,银幕上的女性故事总是反映着时代的脉动。从第一届百花奖最佳影片《红色娘子军》以及最佳女主角祝希娟开始,在每届百花奖中绽放并为人熟知的女性角色,都向我们展现了女性在不同时代下的生存境遇,以及随之所迸发的生命能量。从“李双双”“小花”“许茂的女儿们”,到“范莉”“周北雁”“田招弟”,再到近年来的“话匣子”“麻姨”“陈念”……一代代女演员为自己所塑造的角色注入了丰富的血肉,而一个个闪闪发光的角色则将女演员各自动人的风采永远留在了中国影史上。而在这一过程中,我们会发现,从个体到群像的“她之呈现”,从单一到多维的“她之转变”,从“异性”到“我性”的“她之价值”,关于女性影力量的“她之内核”不断在时代的发展中丰富着自身内涵,始终在觉醒、奋进中完成着自我更新,为我们提供着人文范本在影域呈现中的多重表达。

近年来,女性题材已成为影视创作的热门方向。例如本届百花奖中获得最佳女主角和女配角提名的《消失的她》,便是商业类型片中标准的女性话题电影。通过将女性悬疑题材与商业片类型元素有机结合,以女性独有的蒙太奇视角拓宽观众的观影尝试,一定程度上收获了话题的热议,同步提升了经济效益,扩展了传播范围。而电影《人生大事》中的女性表达选择了一个非常特别的女性切口,获得此次最佳新人提名的小演员杨恩又在扮演其中重要角色武小文时年仅9岁,片中绑着小哪吒头的她,其实是以“无性别意识、懵懵懂懂的孩子”这样的角色去经历死亡、注视死亡,并为片中主角的人生重新带来生之希望和热量,为女性电影的多年龄段塑造和呈现再次提供了一个鲜活的样本。

盘点近年来不断涌现的优秀女性电影,尽管其中的女性角色在创作手法或呈现方式上依然存在着某些不完善,但我们依然可以从和解读出一个必然的趋势——与以往“装饰性”的角色不同,“新女性”形象不断涌现,其有着独立的人格特征、完整的性格谱系和复杂的情感表达,更加切中时代女性沸腾的生活与内心,真正展现出女性的力量与希冀,因此具有深刻的现实主义意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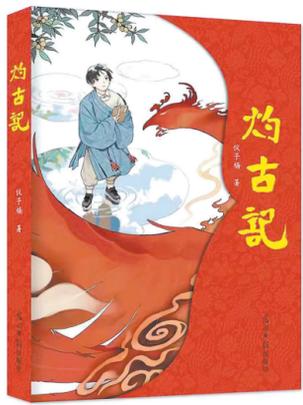
望向未来,女性电影的现实内涵与美学表达,如何继续向更深更广处开拓?这是自本届大众电影百花奖评选活动开幕以来,女性影人与学者热议的话题。曾拍出经典影片《红衣少女》、今年已经83岁的导演陆小雅认为,书写现实主义的时代故事,其核心就是“要去关注身边人”,通过思考自身所处的时代特点,将自己还原为一个“生活在当下”的普通人,通过关心“他人所遇到的问题”,怀揣同理之心,达成情感上的共鸣,才能更深入地思考与表达当下的生活。

而对于如何从美学层面去赋予女性电影题材更加精彩的表达,北京理工大学设计与艺术学院教授王丽君认为,随着后现代多元文化的进一步传播,当代的电影美术设计呈现出一种从“再现”到“表现”的转向趋势,设计观念和手法更加灵活多样,更加切合丰富多彩的女性审美,也使得电影更符合包括女性人群在内的当代人复杂深度的情感需要。

可见,要表现真正具有时代性的女性精神与美学,仍然离不开厚重的现实生活,离不开对人性的深刻表达。第37届大众电影百花奖已在盛夏落幕,而百花齐放的女性电影创作依然如火如荼。期待,越来越丰富、越来越扎实的女性角色登上银幕、感动观众,亦期待,女性影人的力量不断蓬勃生长,让电影“百花”更加绚烂。

女性力量让电影「百花」更绚烂

如果将《灼古记》比作一棵楠树,那么,书中的每一个文字都是楠树上的一片叶子,闪发出青翠的光泽,昭示着生命的蓬勃。



《灼古记》:文字里昭示着生命的蓬勃

玫瑰书评